

壯
悔
堂
文
集

壯悔堂文集十卷補遺一卷四憶堂詩集六卷

侯方域撰

五石齋藏順治刻本

此集刻于順治壬辰。子侍古子一。刻本。坊間。方域自行。最苦。所藏。為。本。照。未。如。後。刻。多。曰。函。考。胡。介。社。兩。傳。及。年。譜。之。不。易。得。而。以。此。字。之。文。後。快。予。此。論。外。以。理。法。病。之。此。文。亦。由。行。學。社。編。之。事。故。自。可。觀。辛。卯。冬。十。一。月。文。方。居。士。據。

壯悔堂文集序

事有數百季失之而一朝得之者有識者遇之
其咨嗟讚歎而急稱之可知也有數百季失之
而一朝得之者其在小者猶不能不以之興感
況於數百季失之而一朝得之者而迺在於經
國之業不朽之際此其關於世何如也嗚乎文
章至今日凡數變矣易書詩春秋四子之書以
載道也非可以文言也歐陽修曰讀易者如無
春秋讀詩者如無書聖人之文不可及也至矣

哉修之研見至隱也哉世皆知誦蘇洵之文而洵乃淵源於孟子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賢之文莫不有條理每進而愈出而合離起伏開文之變而具乎規矩放于戰國接乎漢氏而離離蔚蔚爭長並出亦巍乎其盛哉漢氏之文不易盡尤著者爲司馬遷班固固尚有不及遷者而遷遂爲古今文之冠然則合離起伏極文之變而莫不有規矩後之學者其尚求之遷焉可矣求工於字與句晉以後之失也昔人所以

謂之衰也直謂之無文焉可也嗣盛嗣衰而衰之極者至於明古人之文潔而明之文冗古人之文精而明之文膚古人之文朴以蒼而明之文媚明之文鈎棘夫晉以後以其求工於字與句者失之而在唐宋有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取其潔者精者朴以蒼者而以合離起伏變化而一乎規矩者拯之韓柳歐蘇曾王諸公拯之而明乃以其冗者膚者媚而鈎棘者易其潔者精者朴以蒼者以壞之文之統不亡吾知必有韓

柳歐蘇曾王諸公起于六代五季有韓柳歐蘇
曾王諸公起于六代五季亦知必有若諸公者
起于明當此之昔而視其人其所關何如也需
之而遇之其爲咨嗟讚歎而急稱之者又可知
也則余爰侯子其人也侯子曩以詩與制舉菟
名海內海內凡在宿儒無不知有侯子而尚未
見侯子之爲古文也侯子十季前嘗出爲整麗
之作而近乃大毀其向文求所爲韓柳歐蘇曾
王諸公以幾於司馬遷者而肆力焉而其文已

竟與韓柳歐蘇曾王諸公等昔司馬遷歷四海
周天下名山大川廣而遇之故其文奇偉振耀
古今夫文非徒以辭也侯子向嘗遊兩都歷邊
塞浮江淮盡吳越觀覽人物之盛所涉者多則
所得於事與理者益精理足乎中而充其外知
與古作者發明矣今將次所爲文行于世其爲
離合起伏變化而合乎規矩者世應具見也壬
辰秋九月同里年盟弟徐作肅恭士書

壯悔堂文集序

侯子曩所刊古文數百篇兵火焚佚盡亡其冊
乙酉秋自江甯歸里始悔從前古文辭之未合
于法若幸兵火爲掩拙者今十年中新著古文
若干卷以付徐子而叙之叙曰明三百年之文
擬馬遷擬班固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
穀擬石鼓文穆天子傳侶矣卒以謂唐宋無文
則可謂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而中無確然
自信者也夫孔子之時去開闢之時已數千年

孔子刪書起于唐叙詩綴以商以明世遠言湮
滅沒莫考但舉二千年以內之言擇其雅者爲
人誦習之法古者法其近古而已矣蓋古文如
漢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公穀如石鼓文穆天
子傳法莫具于馬遷前此之文馬遷不遺後此
之文不能遺馬遷然而馬遷之文法具矣體裁
有未備也備之者其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子
乎諸子之于馬遷猶顏曾思孟之于孔子也道
必學孔子然善學者學顏曾思孟而已矣文必

學馬遷然善學者學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而已
矣蓋進而上之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如公穀
如石鼓文穆天子傳猶羲農之制作皇娥之歌
謠高而不可爲儀者也侯子今十年之文則可
謂離于夢陽景明之說而中有確然自信者也
蓋夢陽景明謂爲文本于馬遷是矣乃所爲誌
銘書記諸作景明猶稍稍自好而夢陽則支蔓
無章降而弇州白雪諸子尤而效之明三百年
所以有詩而無古文辭也詩之所以越宋元而

直同于唐也夢陽景明之功也文之所以三百
年支蔓無章者夢陽景明之過也而世猶莫之
寤也惟侯子之文奉馬遷爲高曾而實宗乎昌
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子一氣磅礴百折不移雖
舉世不喻未有以易之也或曰信子之言則昌
黎諸子之文反居于遷固莊列管韓左國公穀
石鼓文穆天子傳之上矣對曰君子之爲古文
辭也爲其真者而已矣真者不必其貌之似也
彼僞鼎彝者淬以銅青飾以土蝕亦何益乎篆

隸之變而八分行草也晉之羲之獻之唐之虞
世南顏真卿亦工其變者而已矣不聞其習篆
隸也知此者可以讀侯子之文矣社弟徐隣唐
爾黃氏撰

本傳

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也。幼博學，隨父司徒官京師，習知中朝事。嘗歎曰：天下且亂，所見卿大夫，殊無足以佐中興者。其殆不救乎？去遊金陵，爲一書所引，重尤負氣。阮大鍼願與交，不肯。遂後大鍼，與黨人獄，欲殺方域。渡揚子，依高傑，得免。豫王師南下，傑已歿。方域說其軍中大將，急引兵斷盱眙浮橋，而分揚州水軍爲二戰，不勝。則以一由泰興趨江陰，據常州；一由通州趨常。

熟據蘇州守財賦之地跨江連湖障蔽東越徐
圖後計大將不聽以銳甲十萬降從其軍渡江
授官辭歸明 思宗昔劇寇李自成破河南四
郡圍汴司徒出視師方域嘗進計曰大人受討
賊重任師纔一旅廟堂言議牽制難行奏乞兵
糧甲仗皆遠在數千里外不可猝得今賜劔久
虛不用願破文法首徇一甲科令守諸所徵辦
旬日便集晉帥許定國師噪當立斬之以明軍
法亦不須奏事辦威立疾驅渡河中原土寨團

結之徒不下數十萬皆願自効宜毋問所從來
救而將之就左良玉於襄陽約孫陝督犄角并
進賊乃可圖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責救汴
汴守堅未易下舍之乃所以救之也司徒曰如
此是我先跋扈矣小子多言不宜在軍遣還吳
道遇永城叛帥劉超挾之問曰與若有舊今獨
不一言救超死耶方域曰君所坐不過殺一御
史奈何遽反今三輔有警君能兼行赴救負義
之甲卽勤王之旅勝固立功敗則以一死殉國

策之上也。急自縛，遣見吾父，儻待秦命。朝廷方姑息戎臣，君未必死，不然亦免族滅次也。南歸率羣賊出永城門，逞來宛洛間，觀變逋誅。我卽不言，亦必有爲君畫者。然如此，則真反矣。願君無以爲意，超服其言，亦不殺也。方域、豪邁、多大畧，少本有濟世志，嘗與吳應箕、夏允彝、醉登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方域比周瑜，王猛已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獨諱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復斥不錄，既不見。

罪乃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歌古文論
者謂其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其應制文尤
自成一家從來作者皆不能兼獨方域兼之今
觀其集非虛語也武威賈開宗撰

壯悔堂文集目錄

第一卷

序十六首

送徐吳二子序

贈倪榮陽序

贈徐恭士序

贈彭孝先序

贈王子序

贈丁掾序

贈鄭大夫序

代司徒公贈萬將軍序

代司徒公贈周生序

贈江伶序

代宋太保贈衛商城序

贈季弟序

秋園雜佩序

大寂子詩序

彭容園文序

倪涵谷文序

第二卷

序十六首

梅宣城詩序

八陣圖序

曼翁詩序

孟仲練詩序

贈宋子昭序

王瑞信文序

北悔堂文集目錄

代司徒公送王博士序

樓山堂遺集序

戴黃門詩序

任王谷詩序

陳其年詩序

陽羨讌集序

陳緯雲文序

贈陳郎序

王彤生詩序

顧修遠辟疆園集序

第三卷

書十八首

答張天如書

答田中丞書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代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答孫生書

與任王谷論文書

與王氏請藏經書

與王仲鳧論物命書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

再與賈三兄書

再與賈三兄書

與宋牧仲書

與吳駿公書

與陳定生論詩書

與槁木大師書

答孫若士書

答張爾公書

答倪玉純書

第四卷

奏議十四首

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 崇禎壬午

代司徒公屯田奏議 崇禎甲戌

官屯

軍屯

兵屯

民屯

商屯

腹屯

邊屯

墾種

考課

信任

上三省督府勦撫議
順治庚寅

萬孝子割股議

第五卷

傅十首

太常公家傳

司成公家傳

賈生傳

吳伯裔伯胤傳

徐作霖張渭傳

湯御史傳

寧南侯傳

李姬傳

任源遠傳

馬伶傳

第六卷

記十二首

重修白雲寺碑記

新遷顏魯公碑記

重修顏魯公碑亭記

陳將軍二鶴記

壯悔堂記

四憶堂記

鄭氏東園記

管夫人畫竹記

重修演武廳事記

重修書院碑記

倪雲林十萬圖記

雲起樓記

第七卷

論九首

朋黨論上

朋黨論下

宦官論

太平仁義之效論

太子丹論

謝安論

王猛論

顏真卿論

于謙論

第八卷

策十首

南省試策一

崇禎己卯

南省試策二

南省試策三

南省試策四

南省試策五

豫省試策一

順治辛卯

豫省試策二

豫省試策三

豫省試策四

豫省試策五

第九卷

表二首

擬

思宗改元追復

相切

漣等官爵并起被

廢諸臣旋欽定逆案

頒示百官廷臣謝

表

擬 上遣官致祭 先師孔子闕里羣臣

謝表

說四首

定鼎說

豎人臧說

劉次隣字說

字曉兒說

書後六首

書昌黎潮州謝上表後

書周仲馭集後

書練貞吉日記後

書吳廷仲集後

書彭西園集後

書黃子久畫後

第十卷

墓誌銘五首

明東平州太守常公墓誌銘

明少保左都御史陳公墓誌銘

沈季宣墓誌銘

曹秀才墓誌銘

郭老僕墓誌銘

祭文二首

祭吳次尾文

祭亡弟文

雜著八首

代三省督府張公禱雨文

告井神文

爲吳氏禱子疏

西施亡吳辯

狄仁傑反周復唐辯

綱緯

虛告

寒千里傳

壯悔堂遺稿

目錄

與方密之書

送何子歸金陵序

宋牧仲文序

宋牧仲詩序

雪園六子社序

明處士汪君墓誌銘

止賈三兄過禹州書

正百姓

額吏胥

重學校

壯悔堂文集卷之一

賈開宗靜子

徐隣唐爾黃

同里

選

閱

徐作肅恭士

宋

犖牧仲

序

送徐吳二子序

侯子既放涉江。迺棹樓乎高陽之舊廬。日召酒徒飲醇酒。醉則仰天而歌。猛虎行戒門者曰。有冠儒冠服儒服。而以儒術請間者。固拒之。於是侯子之庭無儒者迹。一日遇豎儒於途。勞侯子。

曰子之術可以封然且不免於泮緝洗者不善
用其手也吾願授子侯子叱曰是七聖焉羣逆
而黃帝之所聽熒者也而豎儒又何知而身且
死而猶傳蓬萊之藥而又誰欺言未畢豎儒逆
走於是侯子出皆避去無所與語者會時時從
其故人吳伯裔徐作霖遊一日二子過侯子置
酒伺其飲酣而謂之曰我將走北闕以儒術售
天子賴子一言以壯我且拒奈何侯子曰吾惡
夫豎儒者惡其羣鴟逐鳳凰而鳴噪焉其後者

一、路、背、惜、境、主、姿、甚、鍊、而、腹

嫉其文采之異已也。蜀之犬望日而嗥者，少所見多所怪也。蚘廉蟻信而自以爲得繩墨也。今二子皆落脫好飲酒，醉後讀書不求章句，是吾所燭照而求者也。雅善歌，此猛虎二子願聞之乎。今夫虎見人無不噬者，然遇嬰兒則舍之神不動，也不敢觸。醉夫避其氣也，故欲求可以制虎者，嬰兒之神而加以醉夫之氣，庶乎近之矣。今天下之虎多矣，往見獵虎者，禹步而入山，罽以爲誦符而騎其項，既見虎，則又首鼠亦焉往而。

德不明說出送二子

不爲所噬哉。二子徐起謝侯子曰：吾聞鄭之人

變幻

有覆蕉者，以爲夢而失醒，乃求之。然則凡有所

求者，寐且不可，而况於醉耶？子教我醉，是猶適

越而北轅也。不如輟駕，侯子曰：二子行矣。二子

所言者，逐鹿之幻者也。是猶畫虎也。安知鹿之

不且爲馬，安知馬之非卽吾尻臂浸假而化焉。

至於無窮子，其能醒而憶之耶？今天子憫生民

之被噬，方欲驅虎，然屬之人，輒色變者，無他，醒

故也。衆人皆醒，二子獨醉，吾且以二子爲嬰兒。

也。二子行矣。於是二子大呼盡一石而去。

直是一篇奇文。韓歐集中不嘗有。

恭士

處處照應一絲不亂。是極細心文字。

靜子

贈倪榮陽序

及人王君侯服者東夏豪傑之士也舉於鄉以歸而貽書於余曰服輩出榮陽倪先生之門願得一言以頌先生非吾子不爲重先生之命也後五日將登吾子之堂以請已而王君至再致先生之命如其書嗚乎先生通且顯矣世莫不願得王公卿相之言擇其尤通且顯者而託焉先生乃獨折節向放廢之人求之若以余之言爲有幾於道者以此求天下士何士不得宜吾

○折○入○
王君與其倫輩二三子之偕出其門也先生自

遂設竹小結

敘曰倪氏自徽之祁門遷於閩十有八代簪纓

之盛人傳東方倪氏若先生者豈徒以簪纓重

歟且以先生之折節虛懷天下士聞其風而慕

之莫不願一過先生以爲依歸又豈徽與閩所

得而私也先生又云閩有名山左旗右鼓兩峯

之盛甲於八郡荆公所謂龍蛇之神虎豹翬翟

之文章榱桷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至其淑靈和

清之氣磅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

得者乃屬之於人意者其鍾之先生耶先生嘗
治民而民懷取士而天下之士以得事業煥煥
將來未卜其倫匹不知左旗右鼓其磅礴而委
積者果足以當先生否也先生有二親在堂王
夫人年八十餘在上昔唐寶曆中楊於陵自東
洛限入覲子嗣復知貢舉畢率生徒迎於潼關既
而大宴於新昌里第於陵居正座嗣復率生徒
跪拜稱觴一昔賦詩以爲盛事今所傳楊汝士
鴛掖鯉庭之詠所謂壓倒元白者是也先生行

以○治○行○超○擢○不○次○爲○大○僚○王○君○輩○必○且○賦○曲○江○
張○謨○春○明○門○外○相○率○迎○先○生○一○如○楊○氏○惜○余○無○
汝○士○之○才○不○能○一○爲○詩○歌○以○傳○其○盛○於○無○窮○也○
雖○然○以○余○言○先○生○之○折○節○而○好○士○照○映○千○百○世○
而○下○猶○將○見○之○卽○不○及○汝○士○其○可○傳○者○固○在○也○
於○零○碎○不○好○收○拾○處○却○借○之○起○伏○頓○挫○生○姿○
生○色○關○於○神○氣○者○不○可○易○到○
恭○士

須看其段落脫化處

靜子

贈徐子序

侯子既放而有喜色。或問焉曰：徐子遇也。或曰：何也？曰：君子憂大道之不彰，不憂夫身之不遇。道在其身，與在其身一也。苟其及之，彰夫道無以異於身也。徐子吾及也。或曰：敢問彰夫身與彰夫道，曰：今夫舉於鄉，登於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未致之也。乃其固也，其既致之，天下以爲幸，而且沾沾然，而且烜烜然，是其彰夫身也。旦暮之遇也，舉於鄉，登於國，知其所以然而然。

其未致之也。天下信之。其旣致也。天下以爲重。有所啓而佐焉。有所待而傳焉。是則其彰夫道也。徐子以之。或曰。徐子所遇者文也。非道也。曰。否。徐子之文入文寓於道者也。往者大雅不作。淫豔具陳。十年以來。天下之人。淫詞詖說。榛莽塞路。當是時。小生末儒。挾一組織。故冊子篇章之積。不能以寸稍稍規。而慕之。取富貴如寄。徐子輒閉關高卧。不肯出也。已而天子下詔書褒崇。典型釐正。繁蕪。徐子乃奮起。與昌明之運會。嗚

乎天下自此知積學力行之士必有其報而僥倖之不可以常試也息鹵莽之心務滋植之業誰之力歟徐子之文將不得爲其道乎哉且余嘗童而習之矣其人清剛方正性有所不可必形於色發於言凡其所守而不變者非獨區區應世之技能已也今日天下以文求徐子徐子以其文易天下苟其大仍以道求而能以道求徐子徐子又必以其道易天下如若所見是殆沾沾吾徐子者也烜烜吾徐子者也徐子方以爲耻而

乃欲介之以稱觴耶。或人默而退。侯子告其友曰：吾黨登徐子之堂，請卽以斯言爲贄矣。無諛辭，無蔽指，使徐子收而藏之，爲息壤焉。可乎？衆皆曰：然。遂書以贈之。

起東以道爲經，以文爲緯，是文章大關鍵處。

靜子

骨力頗類昌黎

牧仲

贈彭子序

歲乙酉河南貢士于鄉例也吾彭子與焉嗚乎
夫士之遇不遇豈不以昔歟遇卽幸不遇非盡
不幸余於彭子三歎以彭子之才使早十數年
見用當世豈有所不足哉然而三北也已郭嘗
中選已復罷去無何坐詩語鍛鍊覃懷獄御史
必欲殺之值天下大變乃免當此昔未嘗不歎
彭子誠蚤達必不如是數轉有情味由今思之彭子蚤達豈
止免鍛鍊昔者思宗之朝旁求若渴用人不次

賤吏卑官往往見天子片言立取卿相彭子且
入侍承明出領藩牧久矣在易之革大人虎變
彭子宜何以稱焉然則彭子向者之選而復斥
以至困頓幾死者誠非其材不豐而貴不利也
吾聞唐初如楊師道封倫宋初如范質王溥諸
公其人者皆在前朝通籍踐履顯赫其後乃知
命通權身輔聖主功名有足多者然而達節者
少硜硜然議之難以龍蛇之道喻也以視馬周
張齊賢起身布衣應運倏忽豈不附景命妙康

衢磊落光明居然以得位行志大丈夫哉嗚乎
彭子誠蚤達又何如其晚也嘗攷馬周薄遊郿
邑間屢爲人折辱見者以爲酒徒齊賢饑寒尤
不自保其不得意雅與彭子少年皆無異然則
士誠有才各當其世乃爲貴耳不說盡卽使且困窮豈
遂困哉

轉折處有勁姿有雋味

恭士

贈王子序

郡之屬九而其以人文稱者太丘、黍丘、爲最黍

丘有魏君敏祺學古行高太丘有練君貞吉從、二、丘、出、二、子、從、二、能

以家學知當世人物益又二丘之最者也嘗爲

余言黍丘有王君侯服云余曾一見王君於郡

東旅舍已而偕讌集共城歎其器韻闊遠不可

得而親疎以黃憲徐寧目之未幾舉於鄉其及

人輩推余爲言以贈余惟王君之文則已見長

於天下矣二君既二丘之最獨交口稱王君王

君○豈○非○更○其○最○焉○者○乎○余○夙○信○重○二○君○之○言○近
又○習○王○君○知○其○果○不○虛○其○言○也○乃○告○之○曰○以○吾
子○之○雄○文○且○連○第○春○官○官○禁○院○爲○天○子○貴○近○臣
可○不○謂○榮○焉○吾○之○邑○今○昔○固○皆○有○之○其○昔○者○不
專○以○此○爲○榮○也○其○今○者○則○吾○嘗○得○而○見○之○矣○於
吾○子○何○如○抑○以○吾○子○之○爲○處○士○也○修○身○砥○行○令
名○滿○天○下○自○此○以○往○又○加○之○以○得○位○而○行○道○使
其○守○而○勿○失○不○以○赫○赫○而○渝○志○不○以○戚○戚○而○貶
節○以○紹○二○丘○之○前○光○卽○無○論○其○他○若○練○君○之○先

人司馬公者真所謂不以世俗之榮爲榮者也。吾子豈有意乎。王君再拜而答曰。吾子贈服之言厚矣。服敢不勉辱。吾子之言以辱二子。嗚乎。王君信斯言也。又豈特二丘之最乎哉。

士 旣信其文而勉之行。纔是古人贈言之道。恭

子 大段本昌黎送石處士文來。吾取其分寸。靜

贈丁掾序

丁掾治其室成其僚若爰相與賀焉而請於侯子爲之文曰今吏治之所以不古者以擇其吏胥者輕也若丁掾者可謂能佐其上矣先是太守徐公來蒞是郡昔方草昧無文法可循一豈給事公府者心幸之又竊念徐公自關外來或不習郡之要害人人自以爲必寄任我徐公至則潔清而威嚴犂然不可欺於是畏犯法者皆縮不敢前徐公明而善知人獨謂丁掾循循者

可用也。終徐公之治，掾自守廉而事上官，謹徐

等是今日胥吏所絕無關係風治不小無

公去其所以事其後之太守者，亦然。蓋掾之辟

限、序、概

於公府久矣，迄無赫赫名當世，以此賢之，嗚乎！

掾者郡邑所推擇以佐其上者也，使盡若此吏

治，其有不古哉！吾聞治之成也，其源逮下，朝廷

文

正則其官賢，官賢則吏自不敢爲不肖蔽之輩。

也。其流連上吏不散，法則官無敗事，官盡無敗

事，則推而廣之，朝廷亦無裨政。上下相循而古

今之變盡矣。當其勢之偏重也，雖聖君賢相不

至天上下化焉一古一今皆

能矯之使爲不必然而推移而救正之天下未嘗不治往者天下之任出於一雖未必其人盡材而賢而諳練者或二三十季最少者亦且十餘季竭其力於文學而又束之以律令其於一切之章程皆口能熟之而手能習之上呼則胥趨上畫則胥諾而已行之百季而其勢積輕而縱於是其中雖有傑異可自見者亦遂不自愛惜而消磨無餘故其政之得失不在使今天下開創伊始一肯諸大功臣天授耆定內以長其

六曹外坐鎮千里皆尚大畧不遑問文法其餘
從龍而出治郡邑者亦往往多崑起不屑操儒
生毛錐其或未能盡知郡之先太守徐公變通
其俗則不得不暫以吏爲師已而雖漢人之在
官者亦因仍以爲固然天下化焉豈非向者之

積輕

一○反爲

偏重

而古今之變者耶然則由今

希一擬

之俗而欲如昔者用所不擇之吏未有不敗者

矣何也得非其獨得而失非其獨失也且天下

殆未覩廉謹之效也○句○印○放○下○起○論由今思之果自守廉則於

人無多求。果其事。上官者謹。則不依倚於非其道。無多求。則其俗安。不依倚於非其道。則其政肅。政肅而俗安。雖天下盛治。可想見也。故效於其職。無大小也。惟效其職。則理苟身實。在其職。而以爲小者。不足爲則。進而一邑之令。進而一郡之守。更進而天子之相位。愈尊。則愈易曠名。愈高。則愈易諉。又豈有績用之。可見耶。吾觀三代而後。惟兩漢之治。最爲近古。而其用人多公府之辟。召者。尹翁歸。張敞之類。是也。今天下破。

除資格仕籍不必一途又安知其用胥吏者不
更如兩漢耶掾敬勗矣苟能守其廉謹而勿失
則所成就殆未可量也區區以其居室長子孫
已哉

作一胥吏文說到古今政治大關頭是何等
識見而雄博岸異堂堂正正更見力量 恭士

贈鄭大夫序

八年冬十月朔郡太守王公奉

一路鄭重得制行鄉飲酒

禮以鄉大夫鄭公爲大老先期遣博士造於其

廬具述 天子所以尚賢蓋老之意乃集生儒

勅人吏設筵於明倫之堂太守暨僚屬胥蠲胥

恪迎鄭公至就賓位酒醴既陳三歌鹿鳴鄭公

北向拜手稽首謝 天子而退是日也觀者傾

城僉謂以公之賢克副大典今相國宋公曰是

不可無以誌盛事爰率先其族執醑於公而都

人咸繼以違。嗚乎風化之所以盛衰其由來者
漸矣。昔者禮教大行鄉國一俗莫不尊延耆者
象其德音馴而習之敬讓之心生悖亂之萌息
比屋之間蒸蒸如也。傳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
之易者其在斯乎。蓋自天下兵爭以來而此禮
之廢也久矣。以余耳目所覩記卽間有舉之者
或國中無可矜式則聊與一二野老循行故事
而已。齒不配德又何觀焉。嗚乎鄉飲酒禮大興
也非其人。不爲光有其人矣。吾君吾相未必加

○明○係○不○得○

○少○此○一○段○

意。而。長。吏。奉。行。不。以。誠。與。上。之。人。知。所。以。崇。之。
而。不。遇。夫。漸。向。文。明。之。昔。皆。不。可。以。行。此。禮。今。
三。者。適。備。焉。意。者。太。平。之。治。將。從。此。見。端。則。必。
有。輔。世。長。民。者。出。而。鄭。公。其。番。番。者。耶。夫。加。之。
以。卿。相。之。位。得。嘗。行。志。炳。炳。烺。烺。其。事。業。可。望。
而。知。可。述。而。識。也。若。夫。從。大。夫。之。後。辭。榮。守。道。
積。於。身。而。孚。於。鄉。示。我。周。行。爲。羽。爲。儀。使。風。有。
自。厚。而。化。自。有。興。是。其。佐。助。乎。國。家。者。豈。猶。在。
人。耳。目。之。間。也。嗚。乎。非。古。之。純。嘏。耆。耆。烏。足。以。

當之哉。

文亦未甚用力而局陣可取

靜子

爲司徒公贈萬將軍序

絕好頭腦

制府張公當世所稱善將將者也於其部下不

練

一路俱保昌黎學

輕許可而獨謂萬將軍賢會歸之舊將遷於督

史記

充以行公以是爲重地乃屬將軍於大司馬俾

代鎮至則討軍實而申傲焉必備必嚴兵不忘

戰民不知兵期月而歸人感之相率請於余願

得有言以誌將軍之勛若勞也余惟稱人之善

先其大者而後天下之人推崇遜讓以爲不可

及以將軍身歷百戰佐開國肯卽賁育之勇嗜

本段中自寫轉換

嗚叱咤此其所固有縱云歸在中原為腹心重

一編選沉鬱

地其來成者又豈不能蓄數十輩健兒躍馬彎

弓以自為功名封殖計耶將軍顧獨循循然謹

守朝廷法度秋毫無擾於民郡之人為余言

此兵興以來所罕觀也以張公節制三方其部

下熊羆之士雲屯森立而特屬望將軍其必有

以取之矣余因憶遑者太平盛治文武之職各

得其序蓋朝廷所恃以安民者惟吏所恃以統

軍者惟將而已其後將強而吏弱將不戢兵則

吏雖欲愛民而苦不可得自昔明季餘習藩鎮
僭亂每脇其強梁咆哮憑陵浸不用命以至於
亡非朝夕之故矣 清朝締造藉師武臣力雖

悉其弊而一昔積重之勢未能遽挽今 天子

明聖張公又久在兵間數奉詔諭其部下而將

軍乃率先遵約束有儒將風此其識量豈與陪

鳴叱咤者同日語哉歸敵郡也愛養而休息之

猶恐不得當郡之人莫不幸將軍之來而又惜

其來之晚將軍曰不然我爲將但能不愛錢不

縱下此自其常分耳。嗚乎！余昔_{餘○波○渾○然○}歷中外，以至
忝_上孤卿所開天下之利害多矣。果能不愛錢，又
不縱下力行而致有終_外誣，獨宜於爲將而已也。
將軍聞余言也，充然以喜，已而怒_外然。若有思，嗚
乎賢矣哉！_{○橋○曳○無○盡○}

轉筆深厚，章意周匝，於文家已得三昧。 恭士

代司徒公贈周生序

周君少年材勇善騎射尤洞習兵家言辛卯例

當以武校士君遂舉於鄉余忝君之姻婭三世

於茲矣君之祖起家布衣以甲科歷諫議位司

勿句淘洗

空嘗抗論中貴人李實忤魏忠賢又折幸璫張

夔憲不肯與其座最後以爭駙馬齊贊元事侃

侃天子之前掛冠去毅然三大節在人耳目子

業熙亦以文名雪苑中舉己卯孝廉門第相承

一皆美焉實際感傲作風神司空父子沒而周氏中落者十餘年

然里人猶能言周司空云君今乃以武繼之儻
所謂公侯之子必復其始者耶君嘗云丈夫當

立功萬里之外安能冠儒冠偶言矩步終身厭

厭屬下哉仗劍走河朔不遇歸里傭人竊笑之

君氣益豪負不少挫更射策乃卒見牧蓋昔聖

人所以治馭天下者武與文并稱未始細也書

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兔置之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皆言武也其後途允而類

雜漬漸凌夷士乃以昧首鞞袴握刀佩弓爲耻

其豪傑望而去之而牧圉下走棄廢無聊之屬
乃思藉此以圖僥倖嗚乎疆場之事戰守之寄
有國大務也乃不一留心而使材者曾不肯就
就者卒不材雖欲無亂亡豈可得哉誠得如君
輩數人爲一盪滌而炤映之庶天下雄偉非常
之選自此興乎故士之能自陞立者未可以常
格拘也又入余昔叨樞府出爲天子行邊見部下士
有少年材勇負氣不肯少挫雖暫屈伏輒援而
心誌之後果皆爲大帥封徹侯君其可以自信

矣。且君猶能念爾祖乎。司空起布衣與余同朝
嘗及見其困頓。昔乃益慷慨。儻落落有神采。
卒陟通顯。爲世名臣。其所自。豎立然也。果能自
豎立文。可以布衣致位卿相。卽安見鄉相之子
去而事武。遂不可以致公侯耶。

祖父門第交情最易爲文。併其人小有氣槩
故更煙波生色。 恭士

豪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嘗得唐人擅場二

字矣。

靜子

贈江伶序

江生吳人也。以歌依宋君於雪苑。先是沙隨有郭使君者，官常州刺史，攜江生與其侶十餘人，以歸。余識使君，使君每讌，余則出。江生度曲，秀外惠中，丰骨珊珊，發清商之音，泠然善也。未幾爲睢陽武衛馮將軍所留，已而復歸於郭。又未幾卒。歸宋君。江生嘗告余曰：身羈旅也不幸，以歌曲事人，實願始終一主，而朝章華之館，暮麕祁之宮，非其志也。主人不能有也。宋君者，今相

○提○關○一○篇○

國介第也。乃獨能有之日。設酒食召賓客。以自
娛。樂慷慨豁達。不爲齷齪態。可謂達矣。余因有
感於雪苑盛。昔烏衣朱桁門第相望。當昔亦有
相國沈氏。其族如儀部君謨。尤以文采自命。爲
豪舉。輦千金。三吳招呼伎樂。如江生者。皆衣輕
紈。歌子夜。暇則鳴珂走馬。富貴兒競而效之。南
隣北壁。鐘鼓不絕。如此者。遂歷三紀。識者以爲
雪苑風氣。於是盡矣。侈極而衰。固其所也。無何
果爲寇所破。向之門第相望者。或存寡婦弱兒。

或遂展轉滅沒不知其姓氏嗚乎轉瞬間相懸
絕者何止如江生一輩也有老伶吳清者嘗逮
事沈相國家年六十餘鬚鬢白如絲貧無依倚
乃爲陳將軍教其十許歲歌兒以糊口能言吾
郡神宗間最盛時事謂江生晚出雪苑向月之
歌者皆已散去惜未得見江生江生亦不幸而
未見夫梨園全隊人擅白雪每發一聲則纏頭
之贈金錢委積清老矣當昔身所親歷至今猶
數數夢見之每言則嗚咽泣下沾襟不止余更

徵諸長老清之言信然。既夙有感於中，而江生之來自吳，又識之獨先。然則江生雖少，固余之何敵也。屬酒酣，乃爲之序。而顧謂宋君曰：人生貴行樂耳。公真達者矣。天下固多不遇而遇，遇而不遇。江生又卽江生志勸一步，苟精一技，亦可以成名高岸。廣谷深谷爲陵，卽秉燭刻陰，豈足以當老伶之一泣也。

極蒼練而風神更勝。他人卽不能有其兩美
恭士

代宋太保贈衛商城序

汾陽衛公尹商城之六年政大洽商城去宋郡九百里余以病告老於家間扶杖見賓客輒耳熟公之治狀若在几席也愧余老而去國不及以賢令尹颺言於廷俾天子知之又輒私念曰人之好賢誰不如我公賢者也行且有以自異無以余爲矣已而當事果廉公政聲禮而聘之分校士於鄉得士七人屬玉司亦倚重公以公所取士爲第一人而郡有徐生者當世所推許

以爲力學者也與焉。余老且病，絕交遊，文藝之事不悉知。七人所業，何若以徐生律之？七人將非其倫乎哉？公之得士信不誣也。一日徐生乘

馬戒裝過余，日將適商城，見衛夫子。余私念賢

令尹未嘗朝夕忘顧告老，不得薦之於朝，則願

從徐生致一言焉。夫今所恃以治天下者，人才

所以取天下之人才者，文章所以衡天下之文

章者，主司也。主司得其人，則天下賢智之士接

踵而升，惟天子使故任國家之重者，宰相而下

惟主司爲然。苟無其素具而不能識拔之。或有其識矣而不求之以誠。尚有聞天下士之名而疑其面而曾不相識者。而況分校之役。格格於層次幽暗之中。僅望氣乎丹黃者耶。徐生曰。衛夫子之好士。蓋天性也。尹商城數數延見。諸生攷課而勸勉之。有貧不能赴試者。給之郵馬。又計其道里飲食費。其在闈日。有一言之善。必表出之。不肯以去取徇人。見有能文章而不遇者。無論出其門與否。輒爲嗟惜。累日徐生之言。

如此然則公之得士也豈偶然哉惜乎公猶未
○詳○理○絕○妙
得爲主司而魁傑僮之士一一盡羅而收之
以張吾中原也雖然特患無其識而不求之以
誠耳儻有其識而復求之以誠則取一士拔其
尤而天下之望以歸矣安知異日公不且爲天
子之相以造就拔擢天下之材使得如徐生之
盡出其門也余尚日跋公之開東閣而賦菁莪
以誌之

澹宕容與質中見奧另一手筆
靜于

贈季弟序

吾家世成籍。祖父顧以文學致通顯。未有習武事者。有之。自季弟始。季弟勉乎哉。方叔父司成公以詞臣傾動天下。天下孳孳材賢之士胥出其門。是其詩書之澤。將十世未艾也。季弟胡爲乎以武名耶。嗟乎。士不因時通變。守一卷之書。終其身。咿唔呻吟。以爲不失祖父之舊。亦何其固而不知所擇也。天下承平尚文。開創尚武。往吾祖父遭明代盛時二百年之間。放牛歸馬。天

提○二○語○回○讀○題○面

下習之士非登甲科不貴其以韜鈴起家者雖
佩虎符開鎮千里見公卿皆屏伏惕息不敢仰
首視吾祖之少也孤魯王伯父嘗進而命之曰
吾戍籍也爾不彼家世稔綿感登力於學將爲伍卒矣吾祖用是
自奮與伯祖同致身列卿其後吾祖又進吾父
若叔而命之曰爾勿以我爲貴吾戍籍也爾不
力於學將爲伍卒矣吾父若叔之克奉吾祖之
教也亦然季弟嘗從父兄之後聞之矣季弟勉
乎哉今天下疆土甫定國家且歌大風思猛士

季弟能用其材武將來禦武干城未可量也歐陽永叔之送田秀才也謂秀才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貢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各遭其勢而然也季弟顧乃脫儒冠負弩稱干馳騁熊羆之隊而爭其上駟豈非亦遭其勢而然耶往吾父司徒公佐司馬力能去其戍籍而不肯曰留以見精神警吾子孫也然則世有公卿之後既不事詩書又不能事騎射徒矜高其門第而不知警者其有愧於季弟多矣季弟勉乎哉

借家世喚起故易爲文而抑揚出脫錄量不

失
、
恭
士

秋園雜佩序

夏人陳子貞慧著秋園雜佩凡十六種皆記載
耳目間物近而小者或曰心遠地偏以消永日

其雜佩之謂乎侯子○拆○一○篇○之○勢曰非也請爲序之其曰廟

後茶以澹爲宗君子之交澹若也譏附濃也曰

蘭自喻也衆草蕪穢蘭獨芳也曰龐公榛託西

方氏志物外也曰竹菇山中所在有之食焉言

採其薇也曰南嶽尊惟南嶽澗中爲然易置他

所卽萎感物生之不可移也曰香櫟誌閩粵之

阻也。歎摘香于童僕也。曰書硯感。髀肉也。思良

爰也。曰鸚鵡啄金盃。記先朝法物。思太平也。曰

時大彬壺。傷名有幸成而物易喪。古也。曰湘管

稽鍛也。王琴也。悼相國之先哲而貴池之忠義

也。曰黃熟香。辨正也。惡奪真也。曰五色石子。質

堅也。文離離也。我心匪石也。曰摺疊扇。誌變制

也。曰丘山胡桃。誌淫巧也。曰杜鵑感符。識之驗

而鄉里失所也。曰永定海棠。詳其始。詳其廢。詳

其復。記興廢之有自也。不獨物有然也。侯子序

一〇何總收

益書以補管第文相國吳

而歎曰秋收也天地之氣閉而藏也佩者佩也續錄妙
古人或佩韋焉或佩弦焉或佩刀劍以示威焉
或佩玉以比德焉示不敢忘也陳子意者當天
地閉塞之時退而灌園有不能盡忘者耶其詞
微其旨遠其取類也約其稱名也博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識小云乎哉

命意高遠體裁佻衛宏小序

恭士

大寂子詩序

大寂子者彭孝廉賓乙酉後變其名也孝廉起雲間與夏考功允彛陳黃門子龍周太學立勲徐孝廉孚遠李舍人雯互相唱和聲施滿天下當時謂之雲間六子未幾周子天死考功投淵死黃門斷頸死徐君掉臂而蹈東海屢濱於死舍人敘舍人處并雖非黑頭而還梁幾於少卿氣辭漢亦鬱鬱病死獨孝廉在因號大寂子嗟乎人生凡喧寂生滅皆本於情孝廉乃求寂焉或欲託於

西方氏甘無情耶憶余年十八歲交孝廉及考

復從一役喪伶不堪

功黃門又四年交周子於梁園又一年交舍人

於燕邸又一年交徐君於金陵先後咸相善也

今二十年間不見五君獨見大寂子然則余之

累於有情豈復滅大寂子哉大寂子著詩曰偶

存草以見存者皆偶爾不獨詩也吳學士偉業

敘之詳矣又著詩曰越州草乃過劉忠端倪文

正諸公之里而感慨係焉者也東海姜垓曰可

簡中詳

以徵詩人怨怒之一端也嗟乎知言哉既而大

寂子合其二集請敘於余余竊以詩之工拙視其懷抱今大寂子之懷抱殆不止屬國留別杜陵述哀焉詩安有不工哉余讀其詩飲酒而起舞旣而歎且泣旣而愴恍如有所失因不復能敘之終也雖然夫詩人之旨固有沉吟含蓄而發之甚遠求之轉深者卽大寂子意有所不盡余乃欲以言盡之也乎哉

不必有意爲文而感慨悲悼一往情深恭士

彭容園文序

自古文章之事必有其人以任之而後衰者以
興弊者以起舉天下之習俗氣運莫不趨於正
所係若是其不易也。而是人者必有其望與其
時與其地三者畢具而後能以所操移易乎天
下然則今日興起之任非彭子誰屬乎哉彭子
故主壇坫雪苑中獎引後進中原風尚爲之一
變海內推爲耆宿此其望也屬天下初定方且
銳意右文而彭子身負羽儀翱翔皇路此所謂

昔也。吳越向多聞人，斐然森蔚。彭子筮仕其間，
聲應氣求，裁其過掖，其不及此，所謂地也。嗚乎！
是三者幾百千年而不可以一遇者也。往者三
百年以制舉義取士，其君相之制度與夫士大
夫之學術靡不萃聚於此，而一時倡率主持之
人國固一俗而鄉固一師也。今則曾未須臾而
生死聚散升沉顯晦之變不可勝窮，乃彭子獲
以碩果獨存，豈非天哉！夫彭子負此三者不可
得兼之遇，而又獨爲天所厚而留之，蓋必使之

身任斯文而非徒然已也。余固自惟衰廢不必身致之，而尤願其及彭子之身致之。而余且身見之也。嗚乎！東南之君子，尚有幸而介於生死聚散、升沉顯晦之際者，必有聞余言而歎息或讀彭子之文，而更以彭子爲古人相與唱聚而觀感焉。未可知也。信矣！斯文之絕續之果在吾彭子也。

澹宕紆徐意外不盡

恭士

行文當得一潔字

牧仲

倪酒谷文序

余少遊倪文正公之門得聞制藝緒論公教余
為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於法然
所謂馳騁縱橫者如海水天風渙然相遭瀆薄
吹盪渺無涯際日麗空而忽黯龍寫文境入神非親歷者不知近夜以一吟
耳悽兮目駭性寂乎情移文至此非獨無才不
諳且欲舍吾才而無從者此所以卒與法合而
非僅雕鏤組練極衆人之炫耀為也今夫雕鏤
以章金玉之觀組練以侈錦繡之華而已若欲

運○刀○尺○於○虛○無○之○表○施○機○杼○於○穀○紋○之○上○未○有○
不○力○窮○而○巧○盡○者○也○故○蘇○子○曰○風○行○水○上○者○天○
下○之○至○文○也○風○之○所○以○廣○微○無○間○者○氣○也○水○之○
所○以○澹○宕○自○足○者○質○也○風○之○氣○蕭○然○而○疎○然○有○
能○禦○風○者○否○耶○水○之○質○泊○然○而○柔○然○有○能○割○水○
者○否○耶○故○曰○氣○莫○舒○於○風○質○莫○堅○於○水○然○則○至○
文○者○雕○鏤○之○所○不○受○組○練○之○所○不○及○也○自○文○正○
公○歿○而○天○下○失○其○宗○十○年○以○來○後○起○之○俊○秀○乃○
務○求○之○繁○淫○怪○誕○以○示○吾○之○才○高○而○且○博○而○先○

民之規矩蕩然無復存者矣夫天下之真才未
有肯畔於法者凡法之亡繇於其才之偽也余
乃知向者文正公之論文不以法先才者蓋欲
收天下聰明智辨之士使之巧盡力窮廢然而
返而究無以軼出我之範圍也天下雖失其宗
然猶幸存之倪氏及人玉純氏之子涵谷年未
弱冠著經鉏堂制藝余讀之離離然有光隱隱
然不可得而磨發揚於理變化於自然讀竟歎
曰其離離然有光者氣之舒也隱隱然不可得

而磨者質之堅也。所以能扶質而御氣者才也。
蓋此。數語。
而氣之達於理而無雜操之病。質之任乎自然。
而無緣飾之迹者。法也。才與法合。然則酒谷之
文。非吳越後起之文。而爲天下轉移風會之文。
也。亦非天下之文。而直倪氏之文也。以酒谷存
倪氏之文。以倪氏之文。轉移天下文。正公雖歿。
而道固已傳矣。余感而敘之。以報玉純尚。亦俾
又勉。屬。酒。谷。好。敘。
酒谷思日夜孜孜也哉。

論文精當起結歸文正公更不草草

恭士